

晨起跑步，眺望那座山上，霜降时的红叶似一片云霞，我想去采摘一片，感觉那绚丽的红叶，如爱情一样让人心醉。

那红叶，在霜降后越发鲜艳，如血如霞，自古被引为爱情之喻，有着热烈的激情，执着的希望，燃烧的色彩。一叶知秋，也一叶知情，当枫叶红了，让人想起生命中最深切的情感体验，就是爱情，那么难以言说，有着令人眩晕的极致之美。

唐僖宗时，宫女韩氏，在一枚红叶上题诗，放于宫内小溪顺水漂出宫墙，被书生于佑捡到后，于佑也用红叶写了两首诗，从小溪上游投诗叶，流入宫中后，被宫女韩氏拾到了。两人十年相思，几经周折才良缘成婚。那红叶题诗，成千古佳事，让爱情有了浪漫诗意，古典情怀。

霜降时，我站在古渡口，静静地看对岸的芦苇荡，绵延浩泽，一望无际。我想起《诗经》里的爱情佳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遥远的古人，看着芦花纷扬，白露凝结成霜，还有他所爱的年轻女子，那个恋恋不忘的意中人，正在他的目光里渐

行渐远，扑朔迷离。于是，那白露凝霜的圣洁，那芦花纷扬的深情中，就有了“在水一方”的“伊人”之美，那是远远眺望的情迷心境，心驰神往的热恋情怀。

诗中点明了季节，是深秋霜降的早晨，人在河边，芦苇叶上的夜间白露凝成了寒霜，那是一幅水乡秋景图。那诗意渲染的，是朦胧的爱情，清新的渴望，情景交融的喜悦心境。在水一方，是《蒹葭》中的爱情之梦，也是爱情的心智渴望。那爱情，像是蓦然回眸时，从芦花纷扬的思绪里，从白露凝霜的眺望中，有了内心最深切的感受，最美丽的依恋。那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苦酒，似乎是一种信仰，一份期盼，一个甜蜜如芦花似的梦，有着芦苇青苍的诗意，露水凝霜的神圣，在水一方的云梦情长，还有着逆流而上的追寻艰辛，道路险阻的漫长坎坷，从而才能顺流而下，追寻到宛在水中央的苍茫渴望。

那降霜日，民间称“青女诞”。青女，也叫青霄玉女，为霜雪之神，她手扶一把七弦琴，琴音过处，遍地霜雪，一片洁白，故称她“吴洁”，她是月中吴刚之妹。很多古诗中，以青女暗喻霜雪，杜甫就有

“飞霜任青女，赐被隔南宫。”李商隐也有“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唐代诗人杜审言的《重九日宴江阴》中诗云：“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文苑英华》引唐魏瓘《捣练赋》诗云：“黄金钗兮碧云鬓，白素巾兮青女月。”郭沫若也曾诗云：“青女相欺又几时？眼前百卉竞芳菲。”从诗意的表述里，那青女，虽然是霜雪女神，但她的素洁之美，超然之态，让人共赏芳华，有着云梦婵娟的热切爱恋。

在严歌苓《霜降》小说里，清纯美丽的女佣霜降，从乡下来到高干家庭做保姆，她与一家之主的将军及其两个儿子发生了感情纠葛。霜降喜欢才气横绝的二少爷，二少爷对她的态度从刚开始的热情动心，转而疏远她。之后，将要订婚的二少爷，因为一场事故失去了左腿，婚姻就此取消。身体的残疾，霜降求学后的身份转变，让他转而追求霜降。但率真明智的霜降，最终拒绝了他的追求，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严歌苓把霜降与爱情糅合在一起写，自有她的深意，在爱情的苦寒如霜里，也有收获和梦，热切和奔放，期待和眺望。

我美丽的故乡，
神奇的东马各庄
在京东南大平原，
早已消失的延芳淀上，
啊！神奇的东马各庄，
那是哺育我生命的乳房！

追溯5000年前，
古渤海喘息的北京湾上，
远古的祖先们，
手握心血智慧，
磨炼出的石斧、石铧、石镰，
从燕山山脉的丛林中，
一步步涉水登滩，
让交汇的凉水、潮、白三条河流，
落荒而逃，分道扬镳。

从燕秦汉唐，
宋辽元明清的刀戟硝烟中，
抹不掉你的名字。
神州大地上，
数十个素不相识的村屯，
都不约而同的与你共享一个名字
东马各庄！

她普通平凡，
从未吸引过游人的目光，
在东西沙坨南北乱坟岗，
包围的土坷垃上，
我们祖先的滴滴汗水，
养活了鸡鸭和马牛羊，
不屈的背脊上，
年年收获玉米、小麦和高粱，
沙坨梁上遍野生长着杏树、梨树。

啊！神奇的东马各庄，
我美丽的故乡！
婴儿此起彼伏的啼哭声，
让祖辈们代代成长，人丁兴旺！
挺起胸膛的男人和女人们，
从不畏惧日本鬼子的残暴刀枪……

父辈们迎接解放的队伍，
是一篮篮珍存的红枣，
热乎乎的饼子，和那暖暖的土炕！
父辈们排演《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唱红几十里的延芳淀上。
父辈们传承的六月六大节，
写进通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神奇的东马各庄，
我美丽的故乡，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她已悄悄变换了容装，
东南郊湿地公园包围着她
小桥流水，野鸟儿喳喳，
一草一木，如诗如画。
在水波荡漾的延芳淀上，
家家户户
早已迈进了富足的小康！

神奇的东马各庄，
我美丽的故乡。
她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和那一双双羡慕的目光！
数十个同名的东马各庄，
如今，你们村屯过得怎么样？
自豪骄傲的村史向我讲一讲，
咱们叙叙家常……



好日事

风扶杨柳腰
山挑雾眉梢
好日应无事
轻舟捅楚骚



编圆全

美文看篇首
好筐重收口
同谋巧妙圆
技艺在心头

水晶粉

祖上传心法
有机严配方
酸辣一碗少
美味可充粮



爱护眼

人俗看不清
所做若空行
心乱欺花眼
镜深如酒瓶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登上时间的山顶

□王紫东

一座山矗立在我记忆深处。童年，每次登山后回到家都会累躺在床上，可是山顶上硕大的红灯笼总会给我打一针强心剂，让我充满了攀登力量。

第一次来到山下，看着前方没有尽头的石阶，高耸入云的山顶，我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奶奶指着山顶上的大红灯笼，说道：“你看！山顶上有个大红灯笼，可漂亮了！”我眯着眼仰望山顶，阳光让大红灯笼变成一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我咬着牙关，踏上了通往山顶之路。那时年纪太小，走到半路就已经力竭，只能被迫原路返回。

每次登山，奶奶肩上就会扛着一个背包，左手拎着一个大水壶。虽然

她身上担负着如此沉重的行李，但也不会影响她飞快的脚步。但凡我的脚步慢一些，奶奶的身影就会消失在视野之中……第一次登顶，是在我前往县城上小学前。当我走到半路气喘吁吁，坚持不了的时候，奶奶突然出现在面前，用健硕的右臂将我抱起，然后继续健步如飞地走向前。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山顶。

由于学业的压力，祖孙二人见面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上了大学，时间变得宽松。趁着长假，我回到老家探望奶奶。经过时间的洗礼，奶奶已经变老，肩膀不再宽大，佝偻的背再也担不起一件重物。看到我的到来，她

扶着我的手臂，步履蹒跚地来到山下。她用龟裂的手抚摸着我的手，说道：“小王长大了，可是奶奶老了。不能再陪你登山了。”我向上仰望，似乎这座山经过多年风吹雨打也像奶奶一样变得佝偻，山顶上的大红灯笼也好像暗淡了许多。

一阵风吹过，往事重新浮上心头。“奶奶，我给你讲讲这些年的趣事吧。”我搀扶着奶奶慢慢地走着，奶奶笑眯眯地听着我分享登山趣事……

或许，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亲情始终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忘初心，始终保持着对家人的爱与关怀。